



## 我是一只狐

■朵朵 (河北)

我是一只狐  
为爱,孤独千年  
前世,我长发及腰  
粉心黄蕊花属,黛眉三两点  
狼烟起,金戈铁马,你魂归天国  
上穷碧落  
踏遍阴阳两界  
渡劫,  
置之死地而后生  
我修佛,刺破中指,抄写经卷,  
想与你擦肩  
为你,跳一曲惊鸿舞,荡气回肠  
心中,点燃一炷香  
敬天地的厚重,懂我的你。  
他人的笑与怒,化作一缕过眼云烟  
梦醒时分,你打马归来  
我青衣禅意  
携你一起  
伴随,清风  
聆听,清脆的木鱼声。

## 放风筝的人

■曹永红 (山西)

地平线上一片辽阔的原野  
高一点,再高一点  
童话里的世界  
一切既通透,也很简单  
那个奔跑的人  
乘风破浪,在蓝天里自由飞翔

再后来,长长的线牵引着他  
仿佛是与天空的约定  
眼前的一切,注入了新的内涵  
放飞是一种快乐  
扶摇是一种希冀与念想

## 时间翻了一个身

■狄安娜 (河北)

时间翻了一个身  
我就醒了  
我把梦留给它  
重复或延续  
都不过是激情后  
浪花的选择  
而我  
就在岸上等你

## 春天的语言

■朱俊 (湖北)

笔墨又一次落向大地宣纸  
点起在山峦,捺放入江河  
一撇从山腰上划过  
野樱桃、梨花、油菜花  
从纸张里长出来  
典故的出处带着放肆的张力

陌生的方言从天边来  
叫回了剪雨的燕子  
甚至,早春的蝴蝶  
都开始尽量飞得认真些

流水终于有了些声音  
对着一朵落花讲述  
从开始的克制到最终的放纵  
节奏是冬季的沉默  
像朗诵诗歌,停顿的间隙  
忽而的情绪走入高潮  
沿着田野,长出了破折号

# 水

■靳玲 (江苏)

早上出门匆忙,泡了杯菊花枸杞水,没来得及喝,拿在手里,一路小跑,跳上地铁。水,淡黄透亮,菊花盛开,枸杞膨胀,晃荡着,嬉戏着。地铁挤得厉害,几乎人挨人,空隙处手机身影各异。

一对小夫妻怀抱孩子站着,没人让座,孩子五六岁的样子。起初是孩子妈妈抱,孩子妈妈瘦弱,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,上下眼皮似乎在打架。可无论妈妈怎么抱,孩子都不满意,小拳头不是落在妈妈背上,就是落在妈妈头上……孩子爸爸高大威猛,瞪了孩子妈妈一眼,便接过孩子。孩子在爸爸怀里老实了一会儿,又如法炮制,脸色也越来越苍白,嘴巴越张越大,呼吸越来越急促。

孩子妈妈突然想起了什么:“得给孩子喝口水。”

孩子爸爸气势汹汹地问:“你带水了吗?”

“出门时太急,忘了。”孩子妈妈怯怯的眼神,躲闪着孩子爸爸刀子般的眼光。

“快找水啊!”孩子爸爸

歇斯底里。

孩子妈妈的目光寻找到我手里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过去,捧在手里。淡黄色的水晃荡着,菊花零乱,枸杞瑟缩。

我惊愕,一时语塞。

孩子爸爸瞪我一眼:“如果孩子喝出个三长两短,你得负责。”

我瞠目,怒火中烧:“岂有此理,我又没让你喝。”

“你不让喝,孩子有个三长两短,你也得负责!”孩子爸爸嘴角上扬,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

孩子妈妈捧着我的水杯站在孩子爸爸身后,低眉顺眼。孩子爸爸像头发情的野狼,铜铃般的眼睛里无赖占据中央,痞气洋溢四周。

我火冒三丈,欲抢孩子妈妈手里的水杯。

孩子爸爸横亘,用手一指:“你抢个试试。”

众人纷纷指责孩子爸爸。

孩子爸爸唾沫星飞溅在众人的脸上:“狗拿耗子——多管闲事,耽误了我的孩子,你

们都得负责,负责!”

有位三十多岁的男人一个箭步蹿过来,从男人手里抱过孩子,顺着人群缝隙蹲了下来,众人自觉外扩,让出一片空地。男人把孩子放在腿上,孩子头部枕着男人左臂弯。男人平静地说:“水。”

孩子妈妈急忙把水放在男人手里。

男人拧开水杯,水一滴滴进入孩子嘴里,水滴匀称,呈长形,透明圆润,微光四射。孩子渐渐地缓了过来,像一棵枯萎的小草得到灌溉,舒缓、挺立、生机。

“小宝真乖。”男人逗着孩子,“我们的友谊才刚刚开始。”

孩子捧起男人脸,仔细端详着:“叔叔,我要跟你去医院吗?”

“当然要去啊,叔叔得给你做检查。”

孩子爸爸妈妈蹲下身子,他们捂住脸,嚤嚤地哭了。

男人拍拍孩子爸爸肩膀:“再难也得有个积极的心态,以后别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,

咬得越多,伤得越重,难道你这里不疼吗?”男人用手拍拍孩子爸爸的胸脯。

孩子爸爸双手捂脸,高大壮实的身体矮了下去:“我太难了,孩子的病始终查不出原因,耗尽钱财,耗尽心力……直到遇见李医生您,才稳定了一些。”一个大男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。

车厢内,一片寂静,仿佛能听到人们“呼呼”的出气声。

“目前查不出孩子的病因,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,请相信现代医学,相信医生那颗救死扶伤的心,是难关,我们就会想办法攻克。”男人的声音虽然不高,却有力,他再次拍了拍孩子爸爸的肩膀,并按了两下。孩子爸爸和孩子妈妈像两个无助的婴儿紧紧依靠在一起,满脸泪水。

男人把水杯塞给孩子爸爸:“还不给人家道歉。”

水杯里,菊花盛开,枸杞挺立……



八达岭长城 摄影 | 莫喜生 (广西)

## 记忆里的蝉鸣

■程亮 (安徽)

盛夏时节,蝉鸣,仿佛是季节的灵魂,在农村长大的我,对蝉鸣有着一独特的记忆,它不仅是一种声音,更像是故乡的旋律,伴我度过了童年的美好时光,如今听到蝉鸣,总能勾起我对儿时的回忆。

我老家屋子有个大院子,屋子周围有一片竹林,每逢盛夏,蝉儿们便纷纷登台,在院落四周,竹林之间,上演着一场场关于夏天的交响乐。那“知了知了”的旋律,如同潮水般涌来,时而在耳边低语,时而在远处回响,仿佛将整个夏天紧紧包裹,记得小时候,我和哥哥总爱在这蝉鸣声中嬉戏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探出地平线,小家伙便开始居高而歌,伴着蝉鸣,大人们纷纷步

入田间劳作,而我们则怀着无尽的好奇,手持竹竿,肩扛小筐,踏上捉蝉的探险之旅。那些不知疲倦的小家伙,或隐匿于树梢,或潜伏于草丛,它们的叫声,成了我和哥哥探索战利品的向导。我们根据叫声判断蝉的方位,锁定目标后轻轻地靠近,生怕惊扰了这些小家伙。说起捕蝉,捕捉之乐源自一根竹竿的智慧,在竹竿顶端,用杨柳枝轻绕成精巧圆框,再细细缠绕上蜘蛛网,然后在竹竿顶端固定好,几经雕琢,捕蝉神器悄然诞生。捕捉时,蝉儿们浑然不觉危机四伏,我们小心翼翼将竹竿顶端上的圆框向蝉靠近,待距离合适时,一瞬按压,蝉翼便被蜘蛛网温柔束缚,任其奋力扑腾,亦是徒

劳。那振翅之姿,终难逃童趣之网。捉到蝉后,找来一根细长的线,用稚嫩的小手轻轻系在它透明的翅膀上,看它在地面上蹒跚前行。然而,更多的时候,我们只是与它们共享这份夏日的欢乐,玩耍过后,便会让它们重获自由,回归属于它们的天空。

和哥哥一起捉蝉,感觉他像是一个探险家,身手矫健,轻易就能攀上树梢,与那些藏匿于绿叶间的蝉进行一场场无声的较量。而我,虽不敢攀高,却以一双锐利的眼睛,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。每当发现一只蝉的踪迹,我便兴奋地大喊大叫,仿佛那份发现比亲自捉蝉更加令人激动。

午后时光,有时趁母亲小

憩,我和哥哥再次溜出家门,去塘埂边的柳树上或者去竹林找蝉,夏日午后,阳光炽烈,找蝉的过程比上午艰辛,尽管会搞得满头大汗,但我们对蝉的追逐热情却丝毫未减。当载蝉而归,获得那份成就感不言而喻。有时母亲会轻责我晒得黝黑,但那份快乐,却是夏日里最温馨的记忆。

如今,每逢听到蝉鸣声,会不由想起老家那片竹林和塘埂边的柳树林,那里承载了我太多的夏天回忆。自从进城居住后,也能依稀听到夏日里的蝉鸣,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。记忆里的蝉鸣,是那样的纯粹、热烈,它不仅是一种声音,更是一种情感寄托。长大后,每当夏末秋初,随着蝉鸣逐渐消失,心中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怀念。因为我知道,那不仅是蝉鸣的消逝,更是那段无忧无虑童年时光的远去。

最近,我回家看望老母亲,站在儿时嬉戏玩耍的池塘边,耳边依旧回荡着那熟悉的蝉鸣。我闭上眼睛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自己,站在树下,仰望着天空,用稚嫩的声音呼喊着:“在那儿!在那儿!快抓快抓!”

蝉鸣,又让我回到那个充满欢乐的孩提时代,与家人一起,在蝉鸣声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日子。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心底那份对童年的怀念与对生命的热爱,将永远伴随着我,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副刊部责任编辑:

金松 郭园 叶桂秀  
冯开俊 王晓军 胡全旺